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七十回 志切報仇心存袒護 出言責備仗義除凶

話說江甘兩縣，飭差將住持僧天然提到，即在江都縣署問訊一堂，隨即押逐出境。那探聽聖天子消息的差人，回來稟報，未曾探聽得出，不知聖駕駐驛何處，當下兩縣又去府裡稟報。揚州府見探聽不出，當時也就罷了，後來探得聖天子即於是日已去，府縣只得詳報省督撫，將奉旨押逐平山堂住持，現已押逐出境，請貴督撫轉奏，這件事也就清楚。回頭再說馬雄前往福建少林寺，打聽那裡有什麼動靜，去了半個多月，這日已打聽回來。至善禪師因胡惠乾的兒子胡繼祖到了那裡，向他哭訴一番，請他報仇雪恨。當下至善禪師聽了這番言語，不禁大怒，因道：「高進忠他有何能略，膽敢仗他師父白眉道人，殺害我的徒弟，小視本師！若不將這高進忠捉住碎屍萬段，就不算我至善的本領。」當下有兩個徒弟在旁，一名童千斤，一名謝亞福。因道：「師父不必發怒，既然白眉的徒弟高進忠，將胡惠乾、三德和尚兩個殺死，既然不念同道之情，這件事不須師父前去，等徒弟同胡繼祖親到廣東去，不將高進忠這廝也照胡惠乾那個樣子置之死地，誓不回來。」至善禪師道：「你雖如此說，但高進忠內功甚好，恐你二人敵他不過，為師卻有些放心不下。」童千斤說：「師父何得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家的威風，你老人家但請放心便了。」至善禪師也就答應下來。當下進去料理一切，卻與胡繼祖三人一起趕路，望廣東而來。馬雄打聽清楚，也即趕回報訊，將以上的話對高進忠、方魁備細說了。高進忠已知道一切，有所預備。

過了兩日，高進忠正在轅門無事，忽然有個當差的，進來說道：「現在轅門外有兩個人，一名童千斤，一名謝亞福，說是從福建來的，與老爺有話講，請老爺面會他說話。」高進忠說：「知道！」當即囑令那差官出去回報，約他明早在西禪寺內會話。當差的答應出去，童千斤與謝亞福也就答應。當日就在城內，尋了個客店住下，準備明日早間前去。這裡高進忠把馬雄和方魁二人請來，將童千斤、謝亞福已經來過，我約他明日早間西禪寺會話的話說了一遍。馬雄道：「這童千斤與謝亞福二人，雖不知他們究竟是何能略，料想本領也不薄弱，明日與他交手，卻不可存輕視之心，倒要慎重才好。」高進忠道：「諒這二人也沒有三頭六臂，現放下我等三個，還怕他兩個死回麼？馬師兄、方師兄，你們二位今日可去西禪寺，先招呼一聲，再打聽師父可曾前來，如果師父已來，那可好極了。」馬雄、方魁當下答應出來。高進忠也就到裡面將以上的說話，對曾必忠說了，就請曾必忠明日派今中軍，帶領親兵數百名，前往西禪寺督率。曾必忠當時也就答應。

卻說馬雄、方魁二人來到西禪寺，此時寺內已招新住持，他二人便走到方丈，先問和尚道：「你這寺內在這兩個月曾有甚麼異方過客，住在此地？我等是奉本縣太爺令，前來盤查，你須說明，不可隱瞞，如有隱匿等事，本縣大老爺是要嚴辦的呢！」那住持僧聽說，道：「此地並無什麼異方過客住在此地，僧人不敢窩留匪人，只有日前，由四川成都府來了一個和尚前來掛單，僧人見是我們法門中人，便留在此地。」方魁、馬雄聽說，皆暗暗歡喜，因問道：「現在哪裡？可帶我前去一見。」那住持和尚，不敢怠慢，即刻帶領馬雄、方魁二人來到禪房，指著一個和尚說道：「這就是前日由成都來的那位僧人。」馬雄、方魁一看，正是自家師父白眉道人，當下便上前，向白眉道人請了安，自後說明探聽少林寺至善禪師，派今童千斤、謝亞福前來報仇，高進忠約他們二人，明日在此會話。白眉道人點頭，那新來的住持和尚，見了他們如此說項，雖不知底細，聽說少林寺派人到這裡報仇，卻也有些驚慌起來。當下馬雄、方魁，又將如何捉拿胡惠乾、殺死三德和尚，胡惠乾的兒子去福建少林寺求至善禪師代他老子報仇，因將如何至善禪師派今童千斤、謝亞福二人前來，如何高進忠約他們二人明日在此相會的話，說了一遍，那住持僧這才明白。

當下白眉道人復又說道：「五枚大師及三師叔馮道德，為師的已經請過，他們二人本來約定同來，只因臨時還有些事須待料理，想必不日就可以到了。且等明日將謝亞福與童千斤二人處置過後，我們再作計議。」馬雄、方魁二人唯唯答應，當即告退出去，回轉轅門告訴高進忠。此時高進忠得知一切，稟知曾必忠。一宿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高進忠即稟知到西禪寺會謝亞福與童千斤，曾必忠隨即也派了中軍，酌帶親兵前往護衛。高進忠出了撫轅，又會同方魁、馬雄一干人等同往西禪寺。先對白眉道人行了禮，然後出來，在方丈內坐了一會兒，已有人傳報進來，說有童千斤、謝亞福二人，請老爺出去會話。高進忠見報，即與方魁、馬雄一齊出去，來到客堂外面，只見有兩個人，坐在客堂裡面。高進忠走進客堂，向那兩個招呼，說道：「二位莫非童道見與謝道兄麼？」童千斤答道：「正是！」因問道：「來者可是高進忠麼？」高進忠也答道：「便是在下。」又道：「二位見臺前來，有無吩咐，敢請說明。」

童千斤道：「我乃是奉師之命，特來與你講話，只因胡惠乾與三德和尚，與你往日無冤，今日無仇，何得待你師父白眉道人之勢，將他二人殺害，不念我等同道之誼？古人說得好，所謂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你既不念同道，所以我師父派我前來，一來與你比試比試，二來與胡惠乾、三德報仇。」

高進忠見說，便大笑說道：「二兄之言差矣，至善師伯但知胡惠乾與三德被我等殺害，他可知胡惠乾與三德二人所犯之法麼？胡惠乾在這廣東，平時倚勢欺人，殘害百姓。本省居民，畏之如虎。與機房中人，任意尋仇，殺害好人不計其數，近又殺死在公快頭方魁一家數口。或說機房中人與他有殺父之恨，時尋報復，那方魁與他也是往日無冤，素日無仇，若方魁欲設計擒他，也因奉公差遣，身不由己。他平時若不為惡，本是當地的好子民，地方官又與他無仇，何必要拿他治罪？只因他無惡不作，擾害地方，罪大惡極，地方官不得不為民除害，焉得不竭力報效？殺一殘害百姓的罪魁，而除一省地方之大害，這才是我等的本分，若徒執己見，偏信人言，只知存著私心，忘卻大義，任他再有多大本領，卻有國法，也斷不能逃脫。二兄且請三思，勿徒錯怪好人，偏信唆弄，忘卻大義。要知二兄雖然本領高強，我高進忠也還不弱，二兄若因我這番話便即省悟，我們仍屬同道，彼此各不相犯，若因我這話為非是，二兄可勿怪我高進忠不念同道之誼。」

這一番話完結，只見童千斤、謝亞福二人，齊聲怒道：「高進忠，你休得強辯，你既將胡惠乾、三德殺死，血海冤仇何能不報？你不要逞強，我等便與你拼個你死我活了。」高進忠道：「你等既要與我比試，我難道懼怕你不成？」此時馬雄、方魁在旁，也就怒道：「你等既不知死活，這也是氣數使然，我等就與你比試一回，拼個你死我活！」說著大家就站了起身，脫去長夜，一個個跳下院落。當下高進忠又道：「童千斤、謝亞福，你這兩個不知死活的匹夫，是先比拳腳，還是先比器械。」童千斤、謝亞福齊聲說道：「好不知分量的狗頭，便與你先比拳腳，單看你有多大本事，妄自逞強。」高進忠、方魁、馬雄三人不禁大怒，當下馬雄搶前一步在上首，立定腳步，高進忠擺開架式。那邊童千斤就認定高進忠打來，謝亞福便認定馬雄打來，四個人就在院落當中，彼此交手。畢竟誰勝誰負，且看下回分解。